

欢迎订阅

《衡水晚报》
《衡水日报》

《衡水日报》
530元/年
《衡水晚报》
180元/年
河西站电话：
2034450
开发区站电话：
13323185505
河东站电话：
18803288788

水韵杭州

胡金成

杭州人文荟萃，水系发达，城市发展也常围绕水来做文章，杭州的城建已从西湖时代迈入钱塘江时代。

水是文明的载体。作为世界闻名的文化遗产，杭州西湖风景优美，众多的名胜古迹更是星罗棋布，将美丽的西子湖打扮得更加妖娆。其实西湖并不大，我曾环湖步行，抗英英雄岳飞壮怀激烈，浙大老校长竺可桢毕生求是，龙井村里茗茶抒怀，博物馆珍藏的越王勾践之剑金光闪闪，就连水里的画舫游船都透露着一股贵族气质。

钱塘江是杭州之脉，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下游地区正成为新的制造业中心，现代化的工业企业纷纷落户，成为杭州经济增长的极。集体走进大江东的汽车生产基地，其自动化程度让人大开眼界，与机械打了半辈子交道的我一时成了“大观园里的刘姥姥”。杭州的数字经济过于强大，大江东改变了人们对杭州的固有印象。

北岸的钱江新城早已成为杭州的新地标，国际会议中心与大剧院日月争辉，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演出的《天鹅湖》又让“刘姥姥”一票难求。一进宋城，若回千年，“宋城千古情”大型演出场爆棚，让人体验到什么叫“震撼”，也不再心疼这二百多元钱。奥体中心“大莲花”横卧在钱江对岸，期待已久的亚运盛会即将在这里开幕。钱江怒潮打湿了我的衣襟，也成为历年国人的网红打卡地。

西湖文化广场有幅大型铜雕地图，一路向北甚至还能找到我出生的河岸，这才想起咱也是“运河之子”。后开发的千岛湖景区除了碧水和“鱼头”也不乏海神庙和水下古城等名胜，西溪湿地能够做到“西溪且留下”靠的也不仅仅是湿地，良渚文明更是赋予杭州新的灵魂。

有水就有桥。始建于明代的拱宸桥古色古香，向人们诉说着昨日的辉煌。为保护古桥，水下正常行船，桥面仅行人，两岸的运河文化广场和仿古街区让我们一家人流连忘返，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码头时代。雄伟壮丽的钱塘江大桥是我国第一座自行建造的公铁两用大桥，桥头的六和塔下耸立着设计者茅以升的巨幅雕像，老先生打破了中国人不能在此建桥的神话，成为一代传奇，更是国人的骄傲。后来陆续修建的近十座大桥横跨钱江两岸，勾画出一幅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美丽画卷。

有水必有船。年前单位组织集体活动，我发现杭州的运河也相当发达，光水上公交线路就有4条。我们一行乘坐2号线游船，从蒋村码头开往市中心的武林门，沿途鸟语花香、乾隆下江南时登过的码头庙宇以及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宛如一部流动的杭州历史。

游船从余杭塘河转到大运河，大运河曾是古代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江南的粮茶和丝绸等从这里运往北方，现在仍然舟楫穿梭一片繁忙，在以陆运为主的当代有点不可思议。水上巴士像公交车一样按点发行，人们可以从水上出发到达目的地，既远离了马路上的喧嚣和地铁的拥挤，又能方便出行和观光。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人文历史的传承。家乡的滏阳河在衡水穿城而过，更是将胡家村绕成了半岛，滏阳河水养育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也成为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古冀州是九州之首，衡水湖是华北明珠，美丽的衡水湖已成为家乡靓丽的名片，通过马拉松比赛更是将衡水推向世界。随着南水北调等工程的实施和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母亲河和衡水湖已逐步焕发出新的生机。杭州和衡水这两个有水的城市在我的生命里交织，期待着我的家乡能像杭州等发达城市一样将水赋予文化与历史的内涵，让水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让我的水韵衡水梦想成真。

“母亲星”

张向阳

喜欢在寂静的夜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一个人仰望星空，在密密的星河里，寻找那颗亮晶晶的星。

二十年了，只要有时间，我就会以同样的方式，寻找她，凝视她。

看到她，孤寂的心会得到安慰，就像看到了母亲的眼睛，感受到了母亲那暖暖的眼神。一时间，这颗亮晶晶的星星仿佛知晓了我的情感，我的冷暖以及我的喜怒哀乐，我和“她”似乎心有灵犀，甚至能产生共鸣。她叶明时暗，叶远时近，凝视着我，化成一束束光融入我的眼睛，传遍我的全身，暖着我的心。

瞅着瞅着，婆婆了眼睛，滴滴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下来，模糊了视线，也仿佛模糊了母亲那和蔼的眼神……

二十年前的一个中午，12:35，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那时，母亲因脑干出血在天津总医院脑神经外科重症室治疗。19天的治疗期间，母亲的病情时好时坏。偶有清醒的时候，能用眼神和我们交流，听到开心事，嘴角会微微上扬。有时她会自己伸出手，看看手心，再看看手背。眼神会停留在无名指上的那枚金戒指，那是父亲给母亲买的最贵重的一件礼物，每每提起母亲就有满满的幸福感。尤其是父亲走后，母亲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凝视着戒指发呆，那一定是想起了我们的父亲。

母亲清醒的时候也会摸摸我们的脸，拉拉我们的手。那段时间，我们是幸福的，母亲虽不能说话，但只要看到母亲慈祥的面容，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母亲的气息。母亲细微的一个表情，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翻

瓦尔喀什寨传奇（组诗）

杨万宁

春日水田
水田依山，安静地躺在瓦尔喀什寨
几只白色的鸟儿，驻足歇息
顺着试探春水的深浅

吃草的老牛走过，目不斜视
它们彼此相识多年
省略了不必要的寒暄

漫长的冬天已经过去
田埂上，青草开始蓄势返青
山水被春风清洗了一遍

一条多情的乡村公路
像一柄蜿蜒的长剑，穿过水田
山泉淙淙，弹奏着天籁春曲

几只白鹭，站在千年水田里
将我等候，潺潺的河水
等我痛饮，稻花香里说丰年

手捧一碗香喷喷的米饭
沉甸甸的碗底，刻着一首
“锄禾日当午”的诗篇
满族先人桃花源
是一条山谷，也是一个村子
瓦尔喀什寨，是满语
翻译成汉语就是，洼子沟

瓦尔喀什的处于之身，隐藏在
三面环山，背风向阳的怀抱里
每一寸肌肤，都细节生动，光泽圆润

五百年前的大石碾盘沉默如初
见证了一个部族的荣辱兴衰
残损的缺口，述说着陈年旧事

1512年，建州女真栋鄂部第四代传人满通阿
率众族人，逐栋鄂河而居
在此安营扎寨，繁衍生息

1562年，栋鄂部落长何和礼出生在这里
后来，成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长婿
后来，成了后金五大臣之一

1619年，萨尔浒大战烽烟四起
从此改写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瓦尔喀什寨也名垂青史

古道上，马蹄声远去，只有印痕依稀
在飒爽的风里，重新认识家乡
一枚干净的白云落下，入土为安

高出了的是山，低下去的是沟
瓦尔喀什寨，以低垂的姿态存在于世
端坐成满族先人的桃花源

攀岩的鸟声，走遍瓦尔喀什寨
小心翼翼重复着古人的脚印
唯恐辜负了这奇山秀色的人间
瓦尔喀什之殇

西下的落日，喷出漫天红霞
染红了瓦尔喀什的皑皑白雪
鸟带起风，风带着灵魂，像火焰在飞

这是1619年初春大明朝的黄昏
萨尔浒之战的东线战场上
明朝东路军与后金军为领土而战

道险独远，重冈叠岭，马不得成列
明军手执竹矛，身披藤甲
后金铁骑蹂躏，尸骨破碎，肝脑涂地

残阳布道，吟诵瓦尔喀什之殇
深入石头里的箭簇
不敢再翻动历史的记忆

战争就在眼前，那么近又那么远
狭路相逢的石头，越长越硬
没有了刀刃相见时的恐惧

痴人如你我，把悲壮一饮而尽
以萨尔浒之战为界，明亡清兴
一个王朝向左，另一个王朝向右

所有战争，带来的都是灾难
不去分辨角度立场和观点动机
数万人生死对决，埋骨他乡

昔日的战场，如今站满岩层和游人
烽燧，放下狼烟，立地成佛
奇峰异石，卸下盔甲，化为香烛

今天，穿越四百年的时光
头盔化为穹顶，箭丛化为草地
白茫茫的刀光，软成白云和绵羊

阿布里达里冈野核桃花
五月，阿布里达里冈的野核桃花开了
花开只为一个人
悠悠天地间，一缕暗香安居红尘

一位为真理而献身的抗日英雄
葬身这里，隐姓埋名几十年
长成阿布里达里冈的一棵野核桃树

你在这里开花，后人却在别处祭奠
你不计较，就像当年不计较生死
然而，你的在天之灵却能感知到

这些花儿，没有忧伤地开
隐居在乡野，平静地开
这才是大地上该有的样子

尘世里，惟有这凛然的野核桃花
才能匹配你思想的高洁
才能传播你灵魂的清香

英雄英年早逝，只有25岁
肉体融入泥土，骨头走向光明
精神已高高地跃上核桃树枝头

绵延的长白山一夜白头
而春天一直在路上
在你入睡之后的清晨抵达

阿布里达里冈，我用最虔诚的礼仪仰视你
被一种高贵的气质深深震撼
野核桃花开，只唱一首怀念的歌



“珍贵”的鸡蛋

贾同淮

千年的尘埃
湮没了许多事物
却没能湮没
亮在你床前的那片月光

那片月光的穿透力很强
无论隔多么远的时空
总能照在后人的心上
总能在
一茬又一茬孩子们的嘴里晴朗朗朗

一切都可能老
一切都可能朽
不老不朽的
唯有那片皎洁的月光

哦，李白的月光
是月亮的光芒
也是诗的光芒
情感的光芒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一枚小小的鸡蛋，当时至少有三项功能：一是“货币”功能，二是待客上品，三是“药材”功能。它是食品，农民自己养鸡产的，但一般农户都舍不得自己吃。

当时农民最基本的花销就是打煤油（点灯），买火柴，买盐。其它必需品，如油、酱、醋、茶等，买多买少，还可控制。我们家的食用油，一年用芝麻（生产队一年一户也就能分两三斤芝麻）换两次，大约一次一两。平时舍不得换油，就直接用芝麻盐当油吃。酱油没记得买过，醋也很少买，只是过春节，为待客买点。除外，就是上学的书本费。买这些东西，钱哪里来？都靠卖鸡蛋得来。老太太们为多卖几毛钱，攒够十个以上数量的鸡蛋，放到小篮子里，用麦糠固定好，再盖上海毛巾，提到集市边上，见人就问要不要鸡蛋，如有人要买，就掀开毛巾，露出鸡蛋。

大概因条件差，缺钱花，那时把鸡蛋当成最高级营养品，有时还当成药材。当时农村“坐月子”，人们送的最好东西，就是鸡蛋和挂面。遇有病啊灾的，吃不下饭，最好的犒劳就是炒个鸡蛋或面条汤荷包蛋。我记忆最深的一次

吃鸡蛋，大约五、六岁时，在大姐家不小心脑袋磕到风箱角上，破了。大姐一边哄我，一边用舀饭勺子，给我炒了一个鸡蛋。那个香呀！至今难忘。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衡水上党校时闹肠炎，食堂为我做的“病号饭”也是一碗热腾腾的带荷包蛋的挂面汤，还放了葱花酱油醋，上面飘着香油珠儿，感觉就像过年。小时候遇跑肚拉稀时，母亲就用一种野生植物，叫花布袋棵（音），切碎掺上一个鸡蛋，炒熟让我吃，补肚子，没吃过药。总之，那时不论得病，还是碰伤，只要能吃上鸡蛋，就精神大振，感到伤痛好了一大半。

那个时期，困经济条件所限，招待客人，一般买不起肉，最高待遇就是炒三五个鸡蛋，或在稀面条汤里荷包个鸡蛋。七十年代中期，我已任公社当理论辅导员了（记大队工，不挣钱）。有一天早上，公社书记因工作赶到我村，在我家吃上一顿饭。书记很实在，没架子，一直说你家人吃什么，就吃什么。这顿饭，就是挂面荷包鸡蛋，那天家里只剩三个鸡蛋，又在邻居家借了几个，就靠招待了大干部。而邻村支书老薛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因为炒鸡蛋，差点离了婚。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老薛的老

